

■丹麥導演馬田贊夫列對國家抱有使命感。

《十個拆彈的少年》 丹麥導演自揭 黑暗史實為戒

提到二戰，大家想到的是納粹德軍的殘酷，可是在這部入圍今屆奧斯卡最佳外語片九強之一的丹麥片《十個拆彈的少年》(Land Of Mine)中，丹麥導演馬田贊夫列(Martin Zandvliet)卻把一班德國少年戰俘被迫拆地雷的史實搬上大銀幕，賺人熱淚之餘，也盼大眾不要逃避史實，反而藉史實更了解現況，引以為戒，並裝備自己迎接未來。 文：陳敏娜

電影改編自真實歷史，講述二次大戰結束後，丹麥向德國報復，逼令一班受訓不足的德國少年戰俘拆除丹麥境內由德軍埋下的地雷後才能返回家鄉。馬田形容「這是一個非常簡單的故事，講仇恨、報復、原諒及和解」。他直言：「丹麥人對德國充滿憤怒與仇恨，原意借德國戰俘幫忙重建家園來報復，卻在相處過後發現對方與自己一樣，都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從而內心產生矛盾，究竟是要恨，還是要原諒對方？」

不是要指責誰

身為丹麥人，馬田不但不去讚頌丹麥，反而選擇揭開一段有損丹麥形象的歷史。他表示：「每個國家都有其歷史神話，希望讓大家看見她的英雄形象，所以傾向避免談論會影響國家形象而又不為人知的事件，逼令德國戰俘拆地雷正是一段代表丹麥在某程度上是犯了戰爭罪行的歷史。」

除了希望藉《十》片讓大家引以為戒外，因這是一段不完整的歷史，當中有不少值得猜疑的地方，也是吸引馬田拍攝這電影的主因。「起初做資料搜集時，我以為地雷都是由丹麥的囚犯負責處理，後來才發現是德國戰俘負

責。」他說。他強調把這段歷史慘劇搬上大銀幕，呈現人性的愛恨、報復和寬恕，並不是要指責任何人，「我想通過歷史能更加了解現在，而且還可幫助預備未來，我相信這對每個人都非常重要。」

錯不在下一代

馬田透露其父親曾為丹麥出戰二戰，自己也有2名德國籍繼弟妹，但沒有影響他開拍此片的決定。「一開始我很震驚德國人至今仍然因為他們上一代的一個錯誤而被責怪，我反覆思考已經是二戰後的第三代人，為什麼他們仍要背上這個歷史的包袱？所以我故意用一些年輕演員，呈現出一種錯不在他們的信息。其實我們都知道，二戰是他們父母的戰爭，而不是他們的戰爭。」

《十》片內容沉重，馬田也承認要處理當下的情緒並不容易，「所以每拍完一場，我都會和大家喝咖啡，開玩笑，將沉重的心情放下。這始終只是工作的一部分，盡量都想把這些留在片場裡。」

地雷區實地取景

戲中講述少年戰俘們要清除埋在海邊的地雷，馬田特意選擇在丹麥西部真實的地雷區取景，



■一眾德國少年戰俘被迫執衍拆地雷任務。



■戲中有多場驚心動魄的爆炸場面。

「我認為有此必要性，該地雷區只有野生保育，居民也寥寥可數。那裡多是殘舊的房屋，有些甚至已經淹浸在水中，我們要自己搭景，挑戰很大。」問到有否發現地雷？他表示：「開拍第一日我們已經發現了一個不能運作的地雷，我相信其實有更多，即使它們不能運作，我們也不能大力撞擊它們。」

說起拆地雷，戲中不但有近鏡捕足拆地雷過程，也有嚇你一驚的爆炸場面。馬田表示：「開拍前已預先計劃好一切爆炸場面，整個團隊都清楚知道每一步，也有向軍方專家查詢爆炸品和地雷的專業知識，務求在安全的情況下，把爆炸場面真實地呈現。」

上映中

羅蘭慕拿講德文無人明

《十》片之所以迴響不斷，除了丹麥這段鮮為人知的歷史令大眾震驚外，飾演丹麥軍官卡爾的丹麥男星羅蘭慕拿(Roland Møller)在戲中與一班德國少年兵建立的那段情誼也應記一功。羅蘭直言：「雖然演慣惡人，但是卡爾這角色並非一味靠惡，而是也有鐵漢柔情的一面，如何去令人信服正是這角色最大的挑戰。因此，聽到很多人說我的表現令他們感動時，十分開心。」

戲中他對眾少年戰俘非常嚴厲，事實上拍攝第一天已笑料百出。他笑言：「我剛到達片場，原在一旁玩等理位的德國男孩們馬上立正站好，非常入戲，誰知我開口訓話時，他們竟然一臉困惑，原來是聽不明我的德文。我小時候曾學了十多年德文，只是長大後一直沒機會用到，想不到會差到無人明，那刻我也忍不住笑出來，後來只好趁綵排期間找駐片場的德文老師惡補。」



■羅蘭慕拿飾演丹麥軍官卡爾。

星一週快訊

文：Mana

星辰下看免費電影



■《五個小孩的校長》劇照

香港國際電影節協會將聯同北區民政事務處於明後兩天，一連兩晚假粉嶺遊樂場草地地球場舉辦「光影星辰戶外放映」活動，播放4部適合一家大小的電影，包括《五個小孩的校長》、《魔雪奇緣》、《麥兜·飯寶奇兵》和《深夜食堂2》，市民可於下午5時半開始入場，在電影放映前更會有現場弦樂演奏。是次活動費用全免，市民可自攜地氈或座椅入場，邊看着星空，邊看電影，度過一個愉快的晚上。

星影畫館

文：Mana

《天煞異降》 We Come In Peace

早前與日本樂隊「Alexandros」主音及結他手川上洋平做訪問，他提到以前看的外星人電影中，那些外星人表面說：「We Come In Peace（沒有敵意）」，實際上卻抱着侵略地球的想法。當初聽到他這樣說時覺得蠻對，但看完加拿大導演丹尼斯維爾諾夫(Denis Villeneuve)上周在港上映的新作《天煞異降》(Arrival)後，才發現這是偏見，並非天下烏鴉一樣黑。

電影講述12艘神秘的太空船突然降落在全球12個地方，並發放不明訊息。美國政府和軍方無法辨別訊息內容，只好尋求語言學專家Louise(艾美雅當絲 Amy Adams 飾)及科學家Ian(謝洛美維拿 Jeremy Renner 飾)的協助。全片主要集中在Louise和Ian如何與外星人接觸，以及怎樣去拆解它們的圖形文字。

這是一部非典型的外星人電影，看不見外星人的全貌，僅看到其手手腳腳，亦沒有激烈的地球人打外星人場面，因最後被Louise阻止了。貫徹全片可算是「溝通」兩字，為了讓外星人明白他們沒有惡意，Louise不怕危險，甚至連保護衣也脫掉，目的只是為了讓外星人明白人類的語言。同樣的，因為外星人與地球12國領導溝通不良，真的抱着善意而來、打算向地球人送上一份珍

貴禮物的外星人，卻被視為侵略者，戰爭一觸即發。

僅憑兩位男女主角的演技，以及出色的配樂，《天》片成功營造出緊張刺激的氣氛，看得全場觀眾屏息靜氣。不過，全片最令人讚嘆是原來外星人是副線，丹尼斯把玩非線性時空理論才是全片精髓，讓劇情的堆砌更可圈可點。



星視評

文：視撈人

《世界零距離》

新聞專業娛樂化的成功例子



近年大台的新聞公信力雖然愈來愈低，但其主播的人氣卻成反比不斷提升。他們在鏡頭前食一次「螺絲」、出現一次「蝦碌」，以至每日的妝容和衣着配搭，都經常成為網民的焦點。以往限於要保持新聞從業員的專業形象，電視台不會安排在職的主播在其他非新聞性的節目演出或主持。但今日既然電視新聞已專業不再，電視台也不怕主播的專業形象來搶收視——《世界零距離》正是一個叫觀眾受落的成功例子。

《世》不經不覺已拍成第三輯，三個主持，走遍世界各地，每集卻只有幾分鐘（後來因為受歡迎才結集成半小時的節目），成本之高，猶如將幾隻鮮雞精煉成幾滴雞汁般：內容充實，不見拖沓，算是秒秒精華，難怪能吸引對本地劇生厭的觀眾，也願意花時間「坐定定」看畢整集節目。事實上，節目內容既有「營養」之餘，亦不沉悶趕客。考慮到近年大台節目的收視屢試低位，《世》連環「添食」下仍有良好風評，實屬難能可貴。

今時今日，大台收視不振已不被當成新聞，節目質素變差固然是原因之一，另一原因是今天的觀眾沒有昔日的「忠誠度」：那些年觀眾會引頸以待追看劇集，一小時過後仍覺得意猶未盡，即使不認真細看也樂於有電視聲相伴，易造成「慣性收視」。但今天的耐性已不像當年，決定追看還是關電視，往往是幾分鐘內的轉念之間。

然而，誰有本事憑三言兩語便能抓住觀眾的焦點？新聞主播似是「秘密武器」：因為主播從來都是正襟危坐、不苟言笑地報道，若果稍為生鬼的表現，會瞬間爆紅，已故的體育主播伍晃榮正是佼佼者。短短三幾分鐘的體育新聞，幾個gag位，已成為我們的集體回憶。其實各位只要看看一些前主播做回尋常事或說尋常話，已叫人覺得新奇並輕鬆獲得海量「讚好」，便可知主播的確是吸引觀眾的「潛力股」。

《世界零距離》的方東昇，論江湖地位當然不及伍晃榮，但他那種充滿《歡樂今宵》「蝦仔咗咗」的舊式爛gag風味，足以令本來厭惡大台新聞風格和立場的觀眾，找到難得一致的好感，加上其主持的節奏，亦有異於一般旅遊節目，展現出電視新聞記者在鏡頭前事事力求「剛好」的原則：為觀眾而親身示範或體驗時，只會點到即止，再配以簡精評述（爛gag）作簡評，而非七情上面堆砌感受——其實觀眾要求很簡單，就只是less is more而已。

星首輪作

文：Mana

《思·裂》

人變野獸，是退化還是進化？



經典驚悚片導演禮切沙也馬蘭(M. Night Shyamalan)在新作《思·裂》(SPLIT)不再以神鬼入題，改玩多重人格這心理疾病，講述擁有23個人格的精神病患者Kevin(占士麥艾禾 James McAvoy 飾)綁架了3個女生，當女生們用盡方法想逃命時，Kevin也要在眾多人格中存活。占士的演技大爆發自然成眾人焦點，另一方面電影也藉着第24個人格Beast的出現，讓大家反思當人類變成野獸時，是退化還是進化呢？ 上映中

《勇士之門》

中西大雜燴

近期有不少荷里活巨星參與華語片，而法籍名導呂比桑(Luc Besson)更玩大鉅，以穿越時空為橋段，將西方少年杰克(奧禮亞修頓 Uriah Shelton 飾)送去一個充滿中國色彩的奇幻世界，從而安排倪妮飾演的中國風古裝公主蘇玲、吳鎮宇飾演的法力無邊卻神神化了的巫師等華人影星合理地登場。故事設定既有西方色彩，又充滿中國式風情，再加上邪惡精靈、妖怪及蠻族大軍等人物大鬥法，這場中西大雜燴能否真的色香味俱全？ 上映中

